

康熙鄭州志

下冊

康熙鄭州志

下冊

孫玉德
校注

康熙鄭州志卷之九

人物志

序

今以人之指能掬，足能履，耳目能視聽，口鼻能審臭味、發言語爲人物，則芸芸者皆人物也。而於卓卓不群，有可表見中求之，則寥寥曾不可多得，豈非人物有數，或曠世僅見，或數仟佰輩而一見者哉。歷考夫鄭之人物，其不愧衾影有名賢，無慚門內有孝子，捐軀報國有忠節，柏舟自矢有節婦，毀形自誓有烈女。名山著述，才名籍籍有文學；疆場捍衛，折衝千里有武功。固皆表表人寰，輝映前

後，而其遁迹丘園，徙自他方，或術擅奇異，齒列香山。與夫出入方壺，悟徹圓覺者，亦何莫非人物之數也。但前志或搜羅未廣，考核未確，不無滄海遺珠、魚目混淆之誚。茲則採訪靡遺，事皆有據，俾人物藉是以不泯，庶不漏而不支耳。

名賢

周

武公所都，在今之新鄭。潁考叔以下入鄭志，亦不確。遵舊本不敢易也。况屬邑實被其澤，寧能沒諸。

潁考叔，鄭人，爲潁谷封人。聞鄭莊公以弟段之故，寘母於城潁，誓無相見，既而悔之。考叔因有獻於公，公賜之食。食舍肉。公問之。對曰：「小人有母，皆嘗小人之

食矣，而未嘗君之羹，請以遺之。』公曰：『爾有母遺，絜我獨無！』考叔曰：『敢問何謂也？』公語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對曰：『君何患焉？若闕地及泉，隧而相見，其誰曰不然？』公從之。公入姜出，遂爲母子如初。君子曰：『穎考叔，純孝也，愛其親，施及莊公。』』

原繁，鄭人，爲大夫。鄭厲公既返國，殺傅瑕，謂繁曰：『寡人出，伯父無裏言；入，又不念寡人，寡人憾焉。』對曰：『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，社稷有主，而外其心，其何貳如之？苟主社稷，國內之民，其誰不爲臣？臣無貳心，天之制也。子儀君鄭，十有四年矣；而謀召君

者，庸非貳乎？莊公之子猶有八人，若皆以官爵行賂，勸貳而可以濟事，其若之何？臣聞命矣。」乃自縊。

叔詹，鄭之公族。管仲嘗曰：『鄭有叔詹、堵叔、師

叔三良爲政，未可間也。』文公三十六年，晉公子重耳過鄭，

公弗禮。詹諫曰：『臣聞天之所啓，人弗及也。晉公子有三

焉，天其或者將建諸，君其禮焉！男女同姓，其生不蕃。晉

公子，姬出也，而至於今，一也；離外之患，而天不靖晉

國，將欲啓之，二也；有三士，足以上人，而從之，三也。

晉鄭同儕，其過子弟，固將禮焉，况天之所啓乎？』弗聽。

及重耳返國，興師伐鄭，鄭人請成。弗許。曰：『予我詹

而師退。』鄭人以詹與晉，晉將烹之。詹曰：『初，鄭棄禮違親，臣曰不可，今禍及矣。尊明勝患，智也；殺身贖國，忠也。』乃就烹，據鼎而號曰：『自今及往，智忠以事君者，與詹同。』文公命釋而歸，鄭人以爲將軍。

燭之武，鄭人。爲大夫時，晉師秦師圍鄭甚亟，佚之狐言於鄭伯曰：『國危矣，若使燭之武見秦君，師必退。』公從之，使見秦伯曰：『秦、晉圍鄭，鄭知亡矣。若亡鄭而有益於君，敢以煩執事。越國以鄙遠，君知其難也，焉用亡鄭以陪鄰？鄰之厚，君之薄也。若舍鄭以爲東道主，行李之往來，共其乏困，君亦無所害。』秦伯悅，與鄭人盟，

使杞子、逢孫、楊孫戍之，乃還。

弦高，鄭人。鄭穆公時，高見鄭爲秦晉所逼，乃隱而爲商人。逮秦穆公欲襲鄭，師過於周時，高將市於周，遇之，曰：『師行千里，又數經諸侯之地，其勢必襲鄭也。』乃矯鄭伯之命，以十二牛犒秦師，且使人告鄭焉。秦知鄭之有備也，乃還師。後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，辭曰：『詐而得賞，鄭國之政廢矣。爲國而無信，是敗俗也，賞一人而敗一國，智者爲之乎？』遂以其徒徙東彝，終身不返。

公孫僑，字子產，子國之子。左氏曰：『鄭伯有嗜酒，爲窟室，夜飲酒，朝至未已。朝者皆布路〔四八〕而罷。子皙

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。伯有奔雍梁，醒而後知之。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，殯之而行，印段從之。子皮曰：『夫子禮於死者，況生者乎？』遂自止之。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太宮，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。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，怒；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，喜。曰：『子皮與我矣。』晨，自墓門之瀆入，介于襄庫伐舊北門。駟帶率國人以伐之。皆召子產。子產曰：『兄弟而及此，吾從天所與。』伯有死於羊肆，子產襚之，斂而殯之。子駟欲攻子產，子皮怒之，曰：『禮，國之幹也，殺有禮，禍莫大焉。』乃止。子皮授子產政。辭曰：『國小而逼，族大寵多，不可爲也。』子皮

曰：『虎帥以聽，誰敢犯子？子善相之。國無小，小能事大，國乃寬。』子產爲政，使大史命伯石爲卿，辭。大史退，則請命焉，又辭。如是三，乃受策入拜。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，使次己位。子產使都鄙有章，上下有服，田有溝洫，廬井有伍。大人之忠儉者，從而與之；泰侈者，因而斃之。豐卷將祭，請田焉。弗許，曰：『唯君用鮮，衆給而已。』子張怒，退而徵役。子產奔晉，子皮止之，而逐豐卷。豐卷奔晉。子產請其田里，三年而復之，反其田里及其入焉。從政一年，與人誦之曰：『取我衣冠而褚之，取我田疇而伍之。孰殺子產，吾其與之。』及三年，又誦

之曰：『我有子弟，子產誨之；我有田疇，子產植之。子產而死，誰其嗣之？』又曰：鄭人游於鄉校，以論執政。然明謂子產：『毀鄉校，如何？』子產曰：『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議執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則行之；其所惡者，吾則改之，是吾師也。若之何毀之？吾聞忠善以損怨〔四九〕，不聞作威以防怨。豈不遽止？然猶防川，大決所犯，傷人益多〔五〇〕，吾不克救也。不如小決使道，不如吾聞而藥之也。』然明曰：『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。若果行此，鄭國實賴之，豈惟二三臣？』仲尼聞是語也，曰：『以是觀之，人謂子產不仁，吾不信也。』鄭，當晉楚之衝，國無

寧宇，其可恃以無恐者，悉賴子產之執政。《左傳》載其事甚詳，茲不能具述云。

罕虎，字子皮，鄭人，子展之子嗣。爲卿外寬而內明，好善而能擇，故於國最愛子產，事無大小，皆聽之而後行。

左氏曰：『鄭子皮使印段如楚，以適晉告，禮也。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，宋之盟故也。過鄭，印段廷勞於棐林，如聘禮而以勞請，文子入聘。子羽爲行人，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。事畢而出，言於衛侯曰：『鄭有禮，數世之福也，其無大國之討乎！』』

子太叔，即游吉，鄭人。子產有疾，謂子太叔曰：『我

死，子必爲政。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，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鮮死焉；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則多死焉，故寬難。』及子太叔爲政，不忍猛而寬。鄭國多盜，取人於萑苻之澤。太叔悔之，曰：『吾早從夫子，不及此。』諸侯以王室之故，會於黃父，趙簡子問禮，太叔對曰：『夫禮，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，民之行也。天地之經，而民實則之。』簡子悅。召陵之會，太叔還未至而卒。簡子哭之曰：『黃父之會，夫子語我曰：「無始亂，無怙富，無持寵，無違同，無敖禮，無驕能，無復怒，無謀非德，無犯非儀」，』〔五一〕，鞅敢忘之。』

公孫段，字伯石，鄭人。爲大夫。簡公二十七年，伯石相公如晉，甚敬而卑，禮無違者。晉侯嘉焉，授之以策，曰：『子豐有勞於晉國，余聞而弗忘。賜女州田，以胙乃舊勳。』段受策以出。君子曰：『禮，其人之急也乎！伯石之汰也，一爲禮於晉，猶荷其祿，況以禮終始乎！』

公孫揮，字子羽，鄭行人。馮簡子、裨諶皆鄭大夫。據《左氏傳》：『子產之從政也，擇能而使之。馮簡子能斷大事，子太叔美秀而文，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、班位、貴賤、能否，而又善爲詞令。裨諶能謀，謀於野則獲，謀於邑則否。鄭國將有諸侯之事，子產乃問

四國之爲於子羽，且使多爲辭令。與裨諶乘以適野，使謀可否。而告馮簡子，使斷之。事成，乃授子太叔行之，以應對諸侯。是以鮮有敗事。』

馮蔑，字然明，鄭人，爲大夫。晉侯初，嬖程鄭，使佐下軍。靈公二十年，子羽聘晉，程鄭曰：『敢問降階何由？』子羽不能對。歸以語然明，然明曰：『是將死矣，不然將亡。貴而知懼，懼而思降，乃得其階下人而已，又何問焉？』明年，鄭果卒。子產始知然明，問爲政。對曰：『視民如子，見不仁者誅之，如鷹鷂之逐鳥雀也。』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：『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，今吾見其心』

矣。』

鄧析，鄭人。好刑名，操兩可之說，致無窮之辭。當子產之世，數難子產之法。獻公十三年，駟歆爲政，乃殺析而用其竹刑。君子謂子歆：『於是乎不忠，故用其道，不棄其人。』《詩》云：「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」思其人，猶愛其樹也，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？』鄧析著論四篇，名曰《鄧析子》。

公孫黑肱，字子張，鄭大夫。以疾歸邑於公，召室，老宗人立段，而使黜官薄祭，祭以特羊，殷以少牢〔五二〕，足以供祀，盡歸其餘邑，曰：『吾聞之：生於亂世，貴而能

貧，民無求焉，可以後亡。敬其事君與二三子，生在敬戒，不在富也。』及卒，君子曰：『善戒。』《詩》曰：『慎爾侯度，用戒不虞。』子張有焉。』

唐

韋思謙

〔五三〕

字仁約，鄭州人。八歲喪母，哀慕終身。

調應城令，擢監察御史。嘗曰：『出使不能動搖山嶽、震懾州縣，爲不稱職。』任中書令，褚遂良市地不如直，思謙劾之。及復相，出思謙青神令，或吊之，答曰：『吾狷直觸機輒發，何暇恤身乎？』累遷左司郎中、尚書左丞。見王公未嘗爲禮，或以爲議，答曰：『耳目官固當特立，奈